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二十三回 申屠氏報仇死節

死節殉夫世少雙，報仇殺賊更為強。閩中有此真奇烈，羞盡人間無義郎。

世上女子，有不幸遭遇強梁，設計謀害，反能死節報仇，也真是難得之人，難為之事，世間罕有的。五代時，有個王凝，妻李氏，乃山東齊齊人氏。王凝去虢州司戶參軍，病卒於官，凝素家貧，生得一個兒子，年紀尚幼，李氏無奈，攜了兒子，負其骸骨以歸。東過開封府，止於旅舍，店主不肯與他宿歇，時天色已晚，李氏度前無宿處，勉強借宿，不肯出門。店主遂牽其臂而出之。李氏大慟曰：「我為婦人，而此手豈可為人所執耶？不可因此手並辱吾身。」遂引斧斬斷其臂。若論這李氏，真是女中丈夫，可稱烈節之人矣。

如今更有一個親手殺賊，為夫報仇的，更是死得從容就義，千古稱奇。卻是宋靖康二年，民間有一申屠氏女子，名喚希光，江淮人氏。希光年已及笄，自幼聰明。能攻詩史，每見古人節義之事，便生欣慕；有那忘恩負義，便嗤其負心。其餘女工針指，一發不消說了。又生得姿容美好，德性賢良，立意要做個賢德女人，就如得孟光的好處。如若嫁人時，也要做那舉案齊眉的故事，使人羨美。故此自己取名希光，欲並美孟光之意也。年十九歲了，父母將他嫁與本裡秀才董昌為妻。自嫁之後，絕口再不作詩，與那董昌清貧相守，甚是和合，家貧疾苦，相敬如賓。董昌雖則時運未通，卻是個極道義的人，剛方正直，只因性氣太剛，疾惡太過，故此有人怪他，常虧這希光再三勸慰。做親數年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夫妻兩人愛如珍寶，董昌讀書，不曾得第，心下不快，希光只勉勵丈夫專心向學，自然進取有期。這都不在話下，

卻說董昌鄰近有個土豪，喚做方六一，乃是地方上一個訪惡棍徒，專一行兇詐人，在這地方奉為一霸，凡事人都要讓他幾分。偶值一日，乃是這方六一的生日，眾鄰佑都出了些銀子治酒，與那六一慶壽。眾人來對董昌說，也出一個分兒。董昌不肯，道：「他們這等樣人，我卻與他賀壽？」眾人說：「不過是個意思，勉強少出些罷。」董昌聽了，便作怒道：「我豈是吝嗇銀子？你們列位說個出少些罷。只是那方六一作惡多端，我不能驅除，為地方除害罷了，反要我去賀他來往，這個斷難如命。」說了一場，眾人像是受了些沒趣的，便默默無言，一齊散出，自去與那六一飲酒狂呼。那方六一偏生要尋事的，座中卻不見那鄰友董昌，就問著眾人道：「承汝列位盛意，但不知曾去相約那董秀才麼？如何不見他來？」眾人因前日吃了他的沒趣，便答應道：「去是去的，只是他想必說自己是個相公的意思。」說了這一句，便不做聲。方六一會意，便怪恨在心。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恰好董生同了妻子申屠氏，領了一個五歲兒子，在祖墓上墳回來，劈頭撞著那方六一，半醉不醉的走來，便叫一聲道：「董相公那裡來？」董昌因同著妻子走，恐那方六一見了，遠遠的先將扇兒自己遮了，不提防那六一故意叫著他，董生免不得相應一聲，他又故意恃著酒醉，又去對著那希光娘子，作了個揖，道：「大娘見禮。」這希光也免不得要回了半禮。那六一不曾見這希光，也不過要與董生尋鬧一場罷了，不料一看見了希光，好似一枝花兒，真個容顏出眾，他登時陡起不良之心，要思謀占，倒急急閃了開來，讓這董生夫婦回家去了。董生是個剛直之人，也不以為意，倒是這希光看他動靜，真是個奸刁，便歸家問丈夫道：「適才路上相見的是何人？」董昌應道：「便是前日那些鄰里，要同我去賀壽的方六一狗才。」希光道：「你卻要防他謀害，我日間見他光景，不懷好心，官人可切切牢記。」董昌點頭道：「他奈我何！」

卻說是時欽宗無道，不修君德，專好遊觀，後官多種花木怪石，以朱勳為應奉局花石綱大使，巡歷江南，採辦花木。於是朱勳所到之地，搜岩剔藪，幽隱之處，土庶之家，一石一木，稍堪玩者，即領健卒百人，直入其家，用黃帕覆之，加封識焉，指為御前之物。發行之日，必徹屋拱牆以出，舵艫相接於淮徐之間，篙工舵師，倚勢貪橫，凌轢州縣，小民側目而視。朱勳又肆貪惡，酷取有司財物，嚇詐小民，有不遂者，即以抗違詔旨，便行誅殺。正到此處，前後借此名頭，也不知殺害了多少百姓，正住在京口地方。這方六一自從見了那申屠氏之後，一心想謀他到手，不但不怪了那董生，反假意慇懃，時常送些異樣禮物到董家來。要挨身來往，也有一年光景。當不過希光聰明知事，謹防著他。桃來李答，不來不答，這方六一也無計可施。一時出外閒走，打探得朱勳採取花石之事，生殺任意，還未回京，終日遣人出外尋事，搜求詐人，不顧結怨地方，只要資囊飽足。方六一聽了這個消息，歸家笑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若不斷送了他丈夫，如何得這婦人到我？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。先出去買了許多顏料，又去請了一個畫師，請到家中。對這畫師道：「我要畫一個莊所的圖樣兒，前面是個住居，後面花園，山兒，水兒，假山石兒，花兒，木兒，妝點得只要好看，不管有的沒的。莫說是餘杭的天目鬆，蜀城的檉河柳，蘇東坡的雪浪石，米南宮的怪石丈，只顧畫上去，只要旁邊與我注個細字兒，注得明白便罷。」真個那畫師有何不依？整整畫了一月有餘，果然畫得：

不似王維輞川景，卻是董昌送命圖。

畫完，謝了畫師去了。方六一又去叫了一個裱褙的到家中來，裱褙好了，外面貼了個二尺來長的一條小小金箋兒，央人寫了「董家莊圖畫」五個楷字，次日早晨，持了這幅畫兒，捏個鬼名，寫了一紙首狀，竟到京口應奉局衙門朱勳處出首。說：「淮上城中，有個生員董昌，家蓄奇珍花石，不肯上供，耽私己之觀游，抗皇帝之敕命。若怒族滅，難免抄家。」朱勳看了首狀，又展開圖畫，果是花石之名，俱別處少有的。這朱勳巴不得要尋竅詐人，有了這幅圖畫、首狀，便是千真萬真的證據，就要將此二物進到御前，也就是個把柄了，那裡還去細審個果有果無，是真是假，即刻差了兵健百人，即命方六一引路，一直趕到淮城，竟奔董生家裡去了。

這是明槍容易躲，果然暗箭最難防。

方六一在旁，暗暗的指點眾兵健，走東過西，轉灣抹角，一時已到。直入董昌家裡，先將董昌捆倒，然後將他家私盡行分散，後面卻也有個小園兒，種植些小小花兒，眾人都道是了，便問道：「還有那天目山的鬆，檉河裡的柳，畫兒上的什麼雪浪石、大怪石哩？」有的說：「他都藏過了，該死，該死！」這方六一有心，預先叫家中兩個養娘，來董昌家裡，領了希光道：「娘子，你莫吃驚，這是朝中要採取花木，朱老爺那裡有人出首，說你家中有好花石，不去出獻，故來搜求。你官人是個相公，決然無害，如今眾人在此，倘若難為了你，一發不好了，不如到間壁鄰家暫避，我們引你去不妨得。」希光也恐眾人所害，只得從他，傾丁兒子，到間壁個李媽媽家裡住下。這董昌卻被眾人捆縛了，解到朱勳那裡，不問事由，便說道：「你是個讀書之人，怎不知法度，就敢匿藏寶玩，抗拒聖旨麼？」董昌不知來歷，一句也分辯不出，只說得一聲：「並不曾有甚寶玩。」朱勳就喝左右，使起非刑，要他供出花石，可以免死，不然就要取決，還要族滅哩。董昌乃是書生，受刑不起，俱招是有的。朱勳道：「既招了，限你三日內，一一供出，如遲一日，即行梟斬，還要族滅一家！」那希光在李媽媽家中痛哭，暈死了幾遭，心中記念丈夫，不知如何受苦。卻是這方六一不知好歹，來與這希光假獻慇懃道：「如今朱老爺說三日之內，若無那檉河柳、雪浪石的時節，連娘子都要拿去，一家殺了，如何是好？你家中若果有時，我替你獻去，也可免你夫婦一死。」希光已情知是這人所為，便定了心道：「以後再不可哭泣了。我丈夫性命，諒來決不出此人之手，我若是也死了，誰做報仇之人？」便假意應他道：「官人若救得我兩人時，妾身也知結草之報。」方六一隻信他求生是真了，便去官府裡上緊用錢，三日後先殺了董昌，就好斷絕禍根，不怕他妻子不從於我。到了三日，董昌那裡有這些花石？都是方六一造出來的。眼見得董昌無路求生，朱勳要勒詐千金，便饒他死罪，董生那裡得有？朱勳大怒，要坐他一個「故匿奇玩，抗命無君，族滅一家」的罪名。方六一替他央人去說，搜究無贓，免他族滅，只斬董昌一人，因此就免了希光不殺。希光聞知斬了董昌，心如刀割，忽然驚死去了。李媽媽千方百計，救醒轉來，直哭個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。那方六一自以為得計，走到這李媽媽家裡，對希光說：「官府要連你也殺了的，虧我央人說情，免了你的一死，須要知恩報恩哩！」希光也明知是他催官府殺了丈夫，卻故意收了眼淚，謝他相收，然後回到家中，依舊領著兒子，在家暫過，以圖後日報冤。

不覺過了半年，又是半年，已是一年之外了。那方六一見事體已冷靜好幾時了，便拿了十兩銀子，送與這李媽媽，買果子吃，就央他做媒，去求申屠氏為妻。希光正要尋他報仇，所以忍死了一年，這李媽媽來說，希光便一口應承，假意笑道：「我也感他救命之意，也要報他，只是許便許了，還要待我安葬了董官人，才好成親。不然，卻是不允的。」李媽媽道：「便等安葬，也不過一月之事，有何不可？」轉身來與方六一說了。方六一大喜道：「今日方遂我生平之願。」豈知：

貪淫殺命佔便宜，未必他妻是我妻。

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方六一欣然自為得計，忙忙就到家中，起造三間大樓，要等新人居住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傢伙，做了若干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這希光暗暗的，先將自家兒子取名董孤，請了一個董昌平日最相愛厚的朋友，喚做林長公來家，自己出來，拜了那林長公一拜，又領兒子出來，叫他拜了八拜，不敢高聲啼哭，暗暗垂淚，說道：「相煩林先生教訓此子，就煩領去，當做兒子一般，養他成人長大，也延得董氏宗祀。日後倘得揚名顯親，我丈夫在九泉之下，也感林先生始終朋友之義。家中還有些須首飾、衣服之類，所直不多，也為兒子他日的遺念。」都取來付與了林長公。林長公一一收了，應道：「董兄在日，與我最契，他無辜而死，我為朋友的，不能替他報冤，尚且有罪，此事應該顧管，何勞尊嫂囑付我。若不盡心撫養令郎，教誨他成人長進，我也到九泉難見董兄之面矣！」希光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我夫有後，妾死也得瞑目了。」娘兒兩個不忍分別，相抱而哭，林長公也揮下淚來。這希光真有男子胸襟，忽然想道：「若只如此啼哭不了，豈能報仇雪恨！」即住淚不哭，將兒子領與林長公去了。希光到次日，將家中物件召個賣人，估了價錢，一應粗細之物，都拿來賣了，也有八九十銀子，又將身下住的房子，也盡絕賣了與人，湊來共有三百餘兩。眾人只道他賣了房子、物件，果然要去嫁人，也有歎息董生的，也有暗笑希光的，也有唾罵朱勳的，也有非毀方六一的，希光豈不知人上言語？他也都只當不聞，將這三百兩銀子留起了一百五十兩，將這一百五十兩替董生置了一所大墳，墳上立了一個無字的碑，又種植了許多松柏，做了七日七夜水陸道場，超度董生。自此安葬之事已了，就在墳頭大哭了一場，拜了墳墓，燒了紙錢回去。

這日方六一探聽得希光房也賣了，墳已做了，信著他真心嫁我，滿心歡喜，隨即叫李媽媽來說：「明日要迎接娘子過門。」希光應允了。說道：「明日晚上准來成親。」到了明日早晨，希光又著人去請了那林長公，領了兒子來，將前日留下的一百五十兩銀子一包，遞與林長公，為兒子讀書成名之費。林長公也不謙讓，便應道：「我林某一留待令郎成人，即行交付與他，斷不負心，有違尊嫂今日重托。」希光拜謝了，又喚兒子來，吩咐他幾句。這兒子只得五歲，不曉得些人事，希光慢慢的含著眼淚，替他梳個頭兒，摸摸他身上，又與他從容換了一件衣裳，隨即哩哩啞啞的隨央著林長公領著去了。自己進房，一夜不睡，將身上貼身衣服，上上下下，都將針線縫連了，縫連得牢牢的，穿了许多孝服，麻衣在內，取了兩把刀，磨得鋒快，藏在外面衣袖裡，坐到天亮。次日，重新罩上幾件新鮮彩色襖兒，打扮做新人光景。方六一也著李媽媽來看了幾次，說：「新人歡歡喜喜的，在那裡打扮哩。」方六一快活得了不得，請了若干親眷、朋友，鄰舍，將日前置下的酒，置辦許多筵席，大吹大擂，只等晚上過門。看看天色已晚，方六一等不得，叫轎夫、吹手一齊迎接了新人過來，眾人飲酒半夜，已是各各散了。

這方六一然後同希光進房，服役之人，都走了出去。方六一關了房門，即來要與希光同宿。希光道：「你先睡下，我就來了。」慢慢的就去脫了面上一件，又脫了一件，層層都是新衣，一連脫了兩件。那方六一隻信他脫衣來睡，自己忙忙的先去脫衣，睡倒牀上。這希光不慌不忙，脫了兩件，就不脫了，先走過牀邊，放下了兩頭帳子，過來將燈剔得亮亮的，輕輕將一根帶兒，拴了自己袖子，掣出一把刀來，左手把帳兒揭起，便來摸著方六一的頭。方六一隻道他來睡，不提防這希光看得親切，舉起右手，照著六一頭上就是一刀，將頭砍下。希光慢慢的取了一條被，將他的頭來包了，連聲叫道：「官人忽然有病，你們走一個人來。」先是一個丫鬟入門，希光也就是一刀，隨後又走一個，是方六一的姐姐，聽得叫喚，手裡拿了一個燈兒進來，希光也是照頭一刀，還有幾個不曾走起的，希光走入去，一個一個，亂亂的都砍死了。一來是希光堅心，二來是方六一殺了董昌，該受此報，他不曾族滅得董昌，今日倒真是族滅了一家人了，希光方才快意。殺了半夜，天已大明，希光又入房裡，又脫了血濺滿身的這件衣服，露出一身的孝服來，然後提了單被包的物件，出了方六一的大門，一直走到自己舊住的門首，叫道：「地方鄰里、尊長鄉親，都跟我來！」說了一聲，回身競走，直走到董昌墳頭。

一路的人，看這婦人又生得美貌，穿著滿身孝衣，手裡提著一個包兒，不知何物，右手還拿著一把刀，眾人大驚小怪，不知何故。那些鄰里又聽得希光叫了一回，有認得的道：「這就是董秀才娘子，昨日已是嫁了方家，為何今日如此打扮？」真個一齊跟了他走，直來到了城外董昌的新造墳上。希光叫：「列位莫怕，要你列位來看件物事。」慢慢的解開包袱，血淋淋的提出一個人頭來，就對眾人說：「我好好的一個董生丈夫，你列位都是曉得的，被方六一這廝，怎生設謀圖畫，怎生殺死我丈夫，次後又怎生要謀占我為妻，我不然已是蚤蚤死了，只因未曾報得冤讎，如個仇賊一家，我都殺了，難道他要謀我，就殺了我丈夫，我如今不肯以死報丈夫於地下麼？」因此撇了手中那把帶血的刀，另取出那一把來，又對著墳前拜了一拜，自己就一刀也勒死了。眾人看的，都嚇得一個個呆了。有的說這娘子貞烈，固是難得；又會這等從容就義，處置完了這許多的事體，然後去到方家，又會得親手殺了許多人，報了冤讎，更是難得；如今自己又肯勒死了，贊歎個不住。人人唾罵方六一，也不住聲。又有的道：「如今不可遲延，速去申報上司，須要動本，旌表建坊哩！」一半人去各處申文，報知官府，一半人就將希光收殮。只見希光貼身衣服，都是上下縫連的，人人都說他細心的好處。

江淮巡按上了本，聖旨倒下，董昌身死無辜，追贈翰林院庶吉士；申屠希光封為烈節夫人，即於墳前立廟，巡按御史親臨，四時享祭。其子董孤，待成人之日，蔭入監讀書，就襲父官；林長公誼全死友，古誼可風，賜錢十萬貫；方六一所犯雖大，已死不究。大學生陳東又上一本道：「聖上不過偶娛情於花石，朱勳就不顧斂怨於東南，伏乞裁決。」聖旨批：「朱勳無故殺人，永遠煙瘴地方安置，子孫世世充軍。」江淮士人就為這希光立了廟宇，崇祀本方，即在先前立的無字碑上，鐫了褒封的聖旨，天下人人傳誦其貞烈。後來林長公亦感其義烈，教他兒子成名，中了秋榜，襲了父官，做了兩年，就上表辭了官職，回來住在父母祠廟前，朝夕焚香，力行孝道，江南人無不贊其忠孝節義出於一門，千古少有者。

總批：說得激烈痛快，生氣凜然，女中丈夫，蓋世無兩。說「南宋滿朝皆婦人」，不知南宋朝中，有如此婦人否？立無字碑，極有深意，帶兩把刀，甚見細心。丈人描寫精到，不讓龍門令列傳，錄其中水滸。